

诗笺

故乡的炊烟

赵占英

季节的更迭  
我习惯于在文字的缝隙触摸阳光  
轻轻的脚步声  
淹没在喧嚣的烟火中

把大片冰雪存放于胸  
去冷冻一颗炽热的心  
站在海边的旅者  
抖落压抑一冬的心事  
被大海回荡  
冲刷成沉默的巨石

按下开关键  
我和灯一起熄灭  
我们并肩躺着  
灯早已进入梦乡  
我所能做的就是  
守候长夜直至黎明

离开家乡后  
记忆里深播发芽的籽种  
每当遇到雨遇到风  
饮下酒饮下月饮下千千结  
饮下故乡的炊烟  
拖着长长的斜影

留守的冬鸟

夏见

被称作候鸟的飞禽  
此刻正在暖和的南方  
删除记忆里的冰天雪地  
悠然翻晒轻盈的羽毛

而在它们遥远的老家  
这些并不起眼的留鸟  
此刻顶着凛冽寒风  
展翅鸟儿该有的样子

停歇在光秃秃的树上  
如风中的几片残叶  
但它们仍在快乐地等待  
直到把自己等成  
枝头的芽苞和花蕾

埋在泥土里的农具

周天红

耕种,以及那些农具  
十年离别,还埋在曾经耕种的土壤  
母亲弯下腰收割的影子  
就像收割一本书里的青春  
种子,以及那些发芽的往事  
春耕夏管,秋收冬藏  
一路歌谣  
根,扎进泥土的血脉里  
那些炊烟和黄酒熏过的筋骨  
眼里还含着肥料以及汗水的痕迹  
在一条路上迷失  
在一根田坎上清醒  
那里有庄稼拔节的声音  
以及母亲唤过的乳名  
高粱红了  
一根杆就插在泥土里  
等待收割的农具  
破土,破开一年的收成  
和那些儿时的伙伴  
我们都习惯坐在书本里眺望星空  
和那些山外的流云

蜜芥吃起来像玉米粉、面粉一样清香。我也不知道村里人为什么这样命名。

十月下旬是老家收割荞麦的季节,翻回之后将头穗朝上整齐堆放在院子晾干,空闲时铺在院坝里用链枷打,脱粒。小时候,每年收拾好荞麦后,母亲总会用手磨磨出荞麦面蒸馍给我们吃。母亲用腊肉丁、豆腐、葱花、豆瓣、盐拌成馅,或是红糖白糖做馅包成三角形,方言叫作“荞角子”,吃着别有一番风味。如今,很难吃上荞角子了。有一次,我在菜市场看到有人卖荞面馒头,很有兴致买了几个回家,却怎么也吃不出儿时的味道。

前些年,故乡的坡地被撂荒,村里几乎不种荞麦了,赏荞花是一种奢望。眼下正值乡村振兴,家乡正在如火如荼地复垦撂荒的土地,故乡的荞花将会再次绽放,定会香飘村里村外。

开白雪香。”他们都喜欢荞花如雪的洁白。我也喜欢荞花,如棉、如银、如云的小花朵不争奇斗艳,默默无闻静静地开,哪怕花期短,也要绽放出精彩来。

秋色渐浓时,正是荞麦花开时节。站在故乡的任何一座山岗上,放眼望去,蓝天白云下,盛开的荞花一垄挨着一垄,一片连着一片,像大瀑布从山顶倾泻到山底,又像一场大雪覆盖着山坡,十分壮观,非常漂亮。

置身花海,蝴蝶飞舞,蜜蜂忙碌。一阵微风拂过,花枝摇曳,白色的浪花一波接着一波随风涌来,花香清新淡雅,扑面而来,令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

在我老家种有两种荞,一种叫蛮荞,另一种叫苦荞。不同于凉山一带的苦荞可制茶,我们当地种的苦荞吃起来也苦。于是,它自然就不讨人喜欢,种的人也就少了。而

一坡荞花满山香

河流

我的家乡川东北,自古有种荞麦的习惯,除了稻谷、玉米、小麦、红苕、洋芋外,荞麦也是我们小时候的主粮,所以家家户户都种,连片地种。其产量虽低,但因挖完山坡地里的洋芋之后,地空着可惜,就顺便撒下荞麦种子,满天星地撒播,不用挖窝子,也不用施肥。因此,村民们叫它懒庄稼。

立秋前后几天是播种荞麦的最佳时期,“立秋三匹叶”说的便是播种荞麦的季节。“荞三麦七”,也就是说荞麦种下三天出苗,小麦七天出苗。荞麦出苗快,花期也不长,最多一个月,八九月间开花。花期一到,村里满山遍野白茫茫一片。正如白居易《村夜》里描写的诗句“独出门前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其实,喜欢荞麦花的古代诗人很多,宋代王禹偁在《村行》一诗中写道“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



湖光山色 裴振喜 摄

小小说看台

债不过年

谷永建

北风吹,雪花飘,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在喜气洋洋迎新年的欢乐气氛中,老刘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闷在屋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心情特别烦躁。

年初,他带着十几个人,承包了一项工程,春夏秋冬,早出晚归。腊月,工程终于顺利完工。老刘心里盘算,只等着工程款一到手,把工人的工资发下去,这一年,也就算过去了。不料,当他找到主管工程的马经理要求结算工钱时,马经理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刘,再等等吧,钱一到位,我马上通知你。”

老刘回到家,盼星星盼月亮,马经理那边却丝毫没动静。昨天,跟他干活的张三来到他家,“老刘,工资要来了吗?我娘的白内障越来越严重了,等钱做手术呢。”

老刘又是端茶又是递烟。前脚张三刚走,后脚李四又闯了进来,“老刘,咋样了?再不发工资,我可是来你家过年。”老刘咧着嘴笑,“好啊,好啊!过年来我家喝两杯。”

寓言故事

失真的《野牛图》

王宏理

狮子和牛虻结伴去写生,看到一群野牛在吃草,他们便坐在一棵树下画起来。很快,他们便分别画出了一幅《野牛图》。

牛虻吹着口哨,在狮子画好的《野牛图》前上上下下飞了一阵,然后啧啧赞叹道:“老兄这幅画用笔苍劲老辣,虚实把握有度,把野牛们画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简直是神来之笔啊!”

狮子得意扬扬地来到牛虻的《野牛图》前,左左右右看了几遍,也不住喝彩道:“老弟这幅画笔墨细腻,功力深厚,把野牛们画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真的是妙手丹青啊!”

树上的鸟儿们见狮子和牛虻互相吹捧,都好奇地观起画来。“乍一看,他们画得都很好!”画眉说,“画中的野牛们都在低头吃草,个个都有模有样。可仔细端详,总感觉有点儿别扭!”

“是呀,瞅着怪怪的,好像哪里画得有问题!”百灵说。

这时,八哥突然发现了问题所在。他指着狮子画的《野牛图》,哈哈笑道:“你们看狮子画的这些野

牛,他们的角都好小啊,就像小山羊的犄角!”

黄雀也从牛虻画的《野牛图》中看出了端倪,不禁叫道:“你们看牛虻画的这些野牛,他们的尾巴都好短啊,就像小兔子的尾巴!”

狮子听了鸟儿们的议论,不由大怒,扬头冲着他们吼道:“你们这些外行懂得什么?知道吗?这是艺术!艺术是可以虚构的!”

牛虻飞到狮子的头上,也跟着帮腔:“外行,外行,一群外行!”

一直没有吭声的戴胜忍不住说话了:“是的,我们是群外行!但我们懂得欣赏!说句不中听的话,你们的画作不是虚构,而是虚假!因为艺术无论怎样虚构,也不能脱离生活的真实!”

“是呀,艺术是心灵的真实反映。”白头翁也一针见血地说道,“你们之所以把野牛的角画成小山羊的犄角,把野牛的尾巴画成小兔子的尾巴,就是因为你俩一个忌惮野牛角、一个惧怕野牛尾!你俩之所以画出这种虚假的作品,正是你们虚伪的心理反映!这根本和艺术扯不上关系,只能成为艺术品中

的钱,傻不傻?”

老刘说:“工程是我包的,工人们是我带出去的,他们的工资当然我负责。老辈传下来的规矩,过年不欠债,欠债不过年!我不能失了信誉,丢了规矩。”

见老婆还迟迟不动,老刘急了,“快去啊,站着干什么?”

老婆一指窗外,“你看外面这天灰蒙蒙的,天气预报说今天有大雪,明天去不行吗?”

老刘手一挥,“今天必须去,就是下刀子,也得把钱发给大伙。”

老刘话音刚落,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居然是马经理的电话,“老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工程款批下来了,你马上过来办手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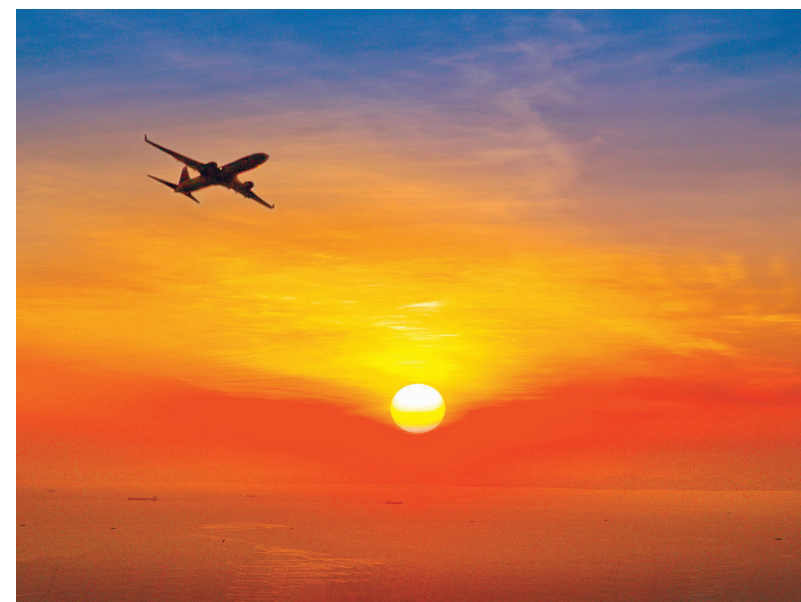
老刘一愣,继而长喘一口气,“马经理,太感谢你了,我以为年前这笔钱发不下来呢!”

话筒里传来马经理爽朗的声音,“老刘,人过年,债不过年。拖欠了你们的工资,年三十晚上喝酒,我心里不痛快啊!”

“你疯了?这是咱家准备盖房的钱,拿去给工人们发工资,还怎么盖房?”

“盖房的事以后再谈,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老婆站在原地不动,“你说说你办的啥事?辛苦了一年,一分钱没挣着不说,到头来还得搭上自己



海边落日 刘玉松 摄

美文阅读

千层底里万重爱

钟瑞华

前几天整理旧衣物时从箱底翻出了一双土布鞋,一看,原来是多年前离开家乡时母亲特意为我赶做的“千层底”。抚摸着柔软的鞋面,端详着密密的针脚,思绪顿时飞回往昔……

冬日的夜晚,窗外寒风呼啸,室内暖意浓浓,我睁开惺忪的睡眼,常常看见母亲坐在油灯下做鞋。母亲左手中指戴着顶针,用锥子在鞋底上用力扎,然后将针纳入锥眼。当针尖在另一面露出一半时,便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针脚用力拽拉,麻线便“嗤”的一声穿透过来。经过十多个夜晚拽拉咬牙扯线,鞋底便布满了密密的麻线。然后,母亲把一块布贴在我的脚背,把布剪成脚的形状,再缝边做成鞋面,最后把鞋面缝在鞋底上,一双精致的布鞋便在母亲手里大功告成。为了让我少受冻疮之苦,母亲又特意在我的布鞋里缝上一层厚厚的棉花。

儿时的我不仅调皮任性,还特爱耍摆,为了能早日穿上洁白的运动鞋,便在放学的路上故意把脚踏进冰冷刺骨的水田。当我拖着湿透的布鞋有气无力地回到家时,长着冻疮又被冰水浸泡多时的双脚已经完全麻木了。母亲连忙用木炭生一个大火盆,一把抱着我坐在火盆旁,小心翼翼地帮我脱下鞋袜,然后用热气腾腾的毛巾紧紧裹住我的双脚,嘴里不停地念叨:“都怪妈无能,都是妈无能……”

那天晚上窗外的雨淅淅沥沥下

福禄印记

王伦华

乐山市沙湾区福禄镇古称“没路口”,始建于西汉年间,至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没路口”主要源自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福禄镇建在大渡河河水冲击泥沙淤积的一个小平原上,前临大渡河,后靠大岩山,进出靠船只。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隘位置,但便捷的水路也使其成为周围十里百乡的货物集散中心。

福禄镇位置险隘。进城处是城门洞,又称南城门,位于福禄场镇上端,是福禄古镇仅存的八大城门之一,也是以前通往上游沙湾区的铜茨及峨边县、金口河区等地的咽喉要道,宽2米左右,高4米左右。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将残存“南城”列入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因沙湾电站建设予以保护性拆除,2016年3月利用拆除保存的原“南城”材料复建于福禄场镇渡口附近。

鱼洞子景区,位于福禄场镇下端,是一个天然溶洞,一条小溪将其与大渡河连通,20世纪90年代前,小溪上有一个简易的便民桥,是福禄镇通往下游沙湾、乐山等地的最近通道。鱼洞子也与许多天然溶洞一样,冬暖夏凉,特别是在夏季,集镇的很多居民就到洞口纳凉,有的还把麻将桌搬到洞口,运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泉水鱼的影子。

福禄镇背后,大岩山、小岩山紧邻中间有一条长长的缝隙,形状类似于峨眉山的的一线天,底部有一条公路,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俗称栏杆坡,寓意坡很陡,需要慢行。栏杆坡顶部通往麓为泉水方向有一个穿山洞,是20世纪70年代开凿的公路涵洞,高约6米,宽约3米。当然,随着铜街子电站、沙湾电站和348国道的修建,以及乐西高速的建设,进出福禄场镇的道路也越来越宽,越来越好,即将建成的乐西高速福祿出口就位于“穿山洞”附近,到福禄镇仅需5分钟。

或许是出生、成长于福禄镇农村的缘故,儿时对福禄场镇的记忆是比较模糊的,沙沟街、猪儿市场是走得最多的地方。20世纪90年代前,沙沟街是福禄镇的菜市场,父母偶尔会拿点土鸡、土鸡蛋、生姜和一些小菜去卖,我就牵着父

个不停,风雨声中我隐约听见母亲小声地向父亲商量着什么。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后没看见母亲,急得大哭起来。父亲走过来摸着我的头说:“华呀,你妈前些日子熬了几个通宵做了几双布鞋,今天一早拿到集市去卖,下午给你买双运动鞋回来。”

听了父亲的话,我只好忐忑不安地去上学。谁能想到,等我下午放学回来还不见母亲,这下父亲也急了,连忙打着雨伞拉着我出门去寻找。直到天快黑时,我们才在填满泥泞的村道旁找到了满身泥巴、浑身伤痕的母亲。原来母亲往回赶时碰上倾盆大雨,又饥又渴的她一个趔趄跌入了路旁的水沟中,小腿被锋利的石头划开了一寸多长的口子,鲜血染红了母亲的裤管。但因惦记着赶回家做晚饭,母亲还是挣扎着爬了起来,可没走几步,又摔倒在地上,后来便渐渐失去了知觉……

捧着布满泥泞的运动鞋,看着发着高烧,一步一拐的母亲,我内心顿时羞愧不已。或许就是从那一刻起,我才真正开始明白那土得掉渣的布鞋中蕴藏着的母爱。

时光荏苒,如今母亲已70多岁,眼神已大不如前,再也不能为我们做鞋了。当年母亲特意为我赶做的那双千层底布鞋,我一直把它珍藏在旅行箱底,经过岁月的沉淀,这份纳在千层底里的母爱已深深植根于我心中,永远给我温暖。